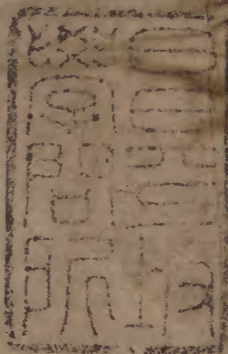


陳氏綱鑑要編

十五十六



漢書門			
八	七	八	一
一	七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一	八	漢
四	一	七	書
二	二	八	類
架	冊	一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1
冊數	12 (7)
函號	284 9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綱鑑要編卷之十五

芝臺陳仁錫

評

仲飛林夢熊

校

明毅山于慎行

摘

稚通張睿卿

輯

心謙陳臣忠

纂

林然陳森

叅

中宗皇帝

名哲高宗太子即位後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迎還在位五年

甲申 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春正月立妃韋氏為

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
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

中宗自有
可廢廢之
而立李氏
賢者炎酒
得策奈何
自立弟誰
改周爲武
后耶

密謀廢立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皇帝
改元文明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
曲一人言彘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
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
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胡寅曰中宗之廢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
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爲
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
廢君而已也

于文定曰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太子致誣以逆
及中宗卽位實與廢立釀成武后之勢炎有力焉
及后欲追王其祖炎能力諫及敬業兵起又勸返
政睿宗遂爲武后所殺何前佞而后忠耶與其使
睿宗親政于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
太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爾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秋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尚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
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
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分爲

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歟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

馬英公李敬業

李勣之孫

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

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

辭遂起兵揚州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畧曰武氏

昔充太宗下陳

猶後列也

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

春宮

東宮為春宮高宗為太子入侍見武氏而悅之

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

雉也色玄后祭服

陷吾君於聚麀

聚共

也牝鹿曰麀言共淫也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于別

宮賊之宗盟委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

杯土指墳墓也未乾謂高

宗葬未久也

六尺之孤何托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沈既濟請于國史改武后稱太后每歲書帝在房州等語可與此檄並傳

之天下太后見檄詞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討之太后問計于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武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營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馮味道鞠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遂斬炎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御史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面以圖中原思溫曰

為山東
氣

敬業不終

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執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擊敬猷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之其將斬敬業來降

胡寅曰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用於女主之朝

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敬業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乎

乙酉二年

太后垂拱元年

春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

也統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

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與從弟三思皆執僮僕之

禮以事之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人宮營造補闕

王求禮表請閣之表寢不出

丙戌

三年春三月太后置銅匱受密奏

太后自李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

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之門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

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

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敬業作兵器遂

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

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周興來俊臣

之徒效之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中

外畏之甚於虎狼

丁亥四年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駁御史馮忠

天道好旋乃爾

后無人才于告密見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太后怒賜歿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歿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戊子五年秋八月郎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歿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貞太宗子冲貞子

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

殺諸王寵懷義數大即今古語一窮空而

可嘆也

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仁傑初為寧州刺史有德政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巳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

劉友益曰周太后父士護始封國也改用建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矣

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嬰即照字○除唐宗室屬籍

庚七年周嬰天授元年春正月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秋七月以侯思正王弘義為侍御史

思正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每

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淡酷

淮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

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

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

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

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于文定曰侯思正賣餅兒也武后以其有解豕何

嘗識字之對擢為御史不知思正雄虺雕虎殺人

吮血比于觸邪之獸不亦左乎

太后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

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

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

太后可之立武氏七廟祖考皆為皇帝妣皆為皇后

武承嗣三思等皆為王以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後遊藝夢登湛露殿
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于文定曰傳遊藝請革命拜相不及一年而誅宗
楚客亦勸革命拜相不及一月而竄豈武嬰雄傑
亦有斬丁公之意耶抑志得而誅也

辛卯八年春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
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
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

狀

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
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
罪法當歿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
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元禮俊臣後亦
為太后所殺

秋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外司四品以下知政
事者以平章為名

壬辰九年周如意元年
再改長壽春正月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

人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
愚悉皆擢用高者試給舍高第者試守鳳閣舍人給
事中日試者未有正命也

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次等者試守諸郎官侍試官

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

椎侍御史四齒把為權言官之盜脫校書郎盜梳通

形箇箇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

神皇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

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

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羅織而狄仁傑魏元忠等七人謀反先

是俊臣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仁傑等下獄

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

臣甘從誅戮反是寔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

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

為如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

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熟請授

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太后

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歿表上之初平章

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其男未十至是上變太

后召見問狀對曰臣父已歿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

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廷之忠清陛

妙

則天能使
仁傑得
上聞賢子
始皇遠矣

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仁傑彭澤、元忠涪陵。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

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侄爲嗣？自古未聞侄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托，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至是，昭德又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侄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弑父，况侄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于文定曰李昭德反周為唐不在狄公下蓋當武后盛時兩有姑侄子母之諫兩武罷政廢立不決昭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后將衰之日昭德之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同君子不可沒其功也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時告密者衆太后亦厭其煩命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置安西都護發兵戍之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

癸巳十年春正月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以此事女
主亦妙有
轉移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

人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太后令輦入宮。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

甲午 十一年 周延載元年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乙未 十二年 周天冊萬歲元年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

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淡寡慾，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優游

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代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 十三年 周萬歲通天元年 冬十月，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

史

月入

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酷吏恣虐而守，歿善道，幾陷囹圄，豈不難哉？

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太后武承嗣三思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春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戊戌十五年周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縱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天

在從容
下大事
則寸道

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侄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霍監供奉項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間屢為

項亦得之
從容

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承嗣快
快遂發病死

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

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晉

奚請老舉其子祁午以自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

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

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

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

元行冲

九月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劓之
以討默啜

默啜尋寇媯檀等州又陷趙州帝命太子為河北道

元帥以討突厥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

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趙定

名萬餘人而去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口處事不宜明白但

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蘓摸稜稜四方木摸

冬十月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摸稜于母后之朝曰無耻摸稜字聖明之世罪什伯之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巳十六年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

師德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仁傑稱師德為將能

庚十七年

周久視元年

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仁傑

仕周為內史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

太后重信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

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

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

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仁傑又嘗

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

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

悉在公門矣門生謂桃李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辛十八年

周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春三月雨雪

味道能處
憂患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
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
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
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太后為之罷朝
冬十一月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
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
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
城下

二十年秋九月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

南

初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
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元忠
以昌期年少不聞吏事乃止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
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
是諸張淡怨之乃譖元忠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明日太后召元忠與昌宗
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
后召說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

和入與梁
公薦張柬
之同
薦薛季昶
宰相語

張廷珪劉知幾言簡

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周為臣至忠。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

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胡寅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耳。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

易之為司衛少卿

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二十一年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
兄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
再思忻然卽剪紙帖巾又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
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
乃蓮花似六郎爾

九月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
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
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冬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旣而赦之

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
有人爲飛書云無姓名上書者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

嗣告昌宗嘗召衛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
子相太后命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
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

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白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
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
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
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勅赦之璟嘆曰不先擊
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
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初武邑人蘓安恒上疏請太后禪位東宮太后慰諭
而遣之安恒復上疏曰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
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不

要人要素

此事非多
祚力決做
不來後以
憤激奉太
子梟二武
意丈夫哉

知鐘鳴漏盡天意人事還歸李家物極則反器滿則
傾臣何惜一朝之命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罪至是太后疾甚昌宗易之居中用事張柬之與天
官侍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
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
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指昌宗將軍不思報大帝之
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柬
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
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

以黨武攸
宜為羽林
大將軍
妙用妙着

固可以守
宗廟社稷
為祭主

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
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
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唐分宰相為南司故稱南
牙宦者為北司故稱北門彥範
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等帥羽林兵五百
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等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
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
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
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聞稱兵宮禁罪
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
曰昔天皇以愛子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

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
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于太子
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

胡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張柬之等第知反正
廢主而不能為唐室討罪武氏以才人蠱惑嗣帝
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位三罪
也殺君之子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
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
酷吏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即位以武氏



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賜之歿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尊稱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忌意可以為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帝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

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為皇后遂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以呂產呂祿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肉爾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帝即位使掌制命拜為婕妤三思通焉又薦三

公主姦好幸醜餅中之毒多節不欲廣殺致此大亂所謂不揣其本

思於韋后帝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帝誅諸武不聽東之等或撫床嘆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帝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知復奈何

三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軍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胡寅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暉等作事粗疎如此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帝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曰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

暉等作事

功臣內實奪之權帝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
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
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則天之
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
三思矣未幾五王皆出為諸州刺史復貶遠州司馬殺之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帝不許敬暉
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
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既踐江中之言超然高蹈

秋九月以魏元忠為中書令

冬十一月皇太后崩年八十一

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
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彊
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
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元忠不終與五王之見同

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夏四月殺處士韋月將以宋璟為貝州刺史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
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

景以不自律復能以

正處人如
義激張說
是也

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帝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帝怒少解，乃命杖而流之嶺南。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三思。惡璟，出爲貝州刺史。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

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帝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宮。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帝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帝以其頭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寧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歿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歿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戊申二年春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畝牧減鎮兵數萬人

酒如仁愿之兵然後可以不設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以學士名官始此

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慢士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勅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

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勅除官宮中降行墨書

勅命無朱色印信也斜封付中書不敢正封付與中書施行除官也時人謂之

斜封官

冬十一月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崇訓之弟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勅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

如
在
深
山

酉巳

三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拔河戲名也

帝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

山暉獨歌鹿鳴蟋蟀鹿鳴取和樂且耽謂樂不可甚也蟋蟀取好樂要嚴謂樂不可

也帝嘉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

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徵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

爵諠譁竊恐非儀帝不悅同三品蕭至忠曰此真諫

官也帝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

曰所願覽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三月以宗楚客為中書崔湜同平章事

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戎狄受其貨

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

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帝竟

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

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政出多

門濫官克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

官也

庚辰四年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帝觀燈於市里帝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

出遊多不歸者

夏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

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

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

西秋分曰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私

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神龍殿立溫王重茂中宗之子

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政宗楚客圖

為亂公言

危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

帝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安樂公主亦欲后臨

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餽中進毒中宗

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

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太子即位時年十六楚客勸后

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深忌相王及太

平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會兵

部侍郎崔日用以宗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公主

千古英雄
之見

及前朝邑尉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啓
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
成以身歿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
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
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果毅葛福順直入羽林
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鳩殺先帝謀危社稷
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
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
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上官昭容
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
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
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
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鄰及楚客等斬之封隆基爲平
王

相王且卽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胡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旣誅復拒幽求
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
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
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于相
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

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帝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劉幽求曰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帝從之

以姚元之宋璟同三品

姚崇字元之武后時突厥叱列姚崇反故命姚崇以字行

璟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綱紀修舉復有貞觀永

徽之風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弟在位二年

辛亥景雲二年春正月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帝嘗密召侍中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帝矍然曰朕知之矣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宋璟抗言曰

夫處分

君臣相知

東宮有大功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帝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帝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頃之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帝悅於是出二王為二州刺史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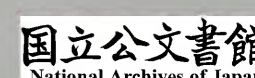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夏六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之名始此

冬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帝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帝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



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訪問至道。承禎固請還山許之。尚書左

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

天台。承禎曰。此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

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先元年。秋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

尊帝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

立妃王氏為皇后。

玄宗明皇帝上。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四年。

丑癸開元元年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

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義中

書令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

事。言于帝曰。太平謀逆有日。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

及。帝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

在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

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帝以為然。乃

與岐王範。薛王業。範業俱帝弟。郭元振及內給事高力士

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

貞自縊。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奏。皇帝前奉

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誥。帝先前曾承此誥命。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

點破至今

宰相不須
必如五出

於門者
可已也

急著

日用官長
史驟用之
而不令典
兵恐其謀
泄也

太平公主
上皇失之
不識士大
夫失之無

耻嗟乎臨
幸王弟賦
詩還勝沈
意身從悼
逆貽笑干
古可不懼
哉豈不可
者一象先
耶

以大義自
律以罪疑
活人

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
平公主賜歿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
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歿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
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
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
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帝旣誅懷貞等召象先
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
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
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
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
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
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爲奸也
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
增其多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唐室之禍基於開
元矣

以張說爲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冬十月講武于驪山

帝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

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纛軍中大皂旗名纛為之似蚩尤之首

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

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帝始欲立

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勅斬之帝尋罷邕

官

以姚元之司三品

帝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

帝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

問為誰皎白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帝曰此張說

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帝

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為事乃先設十

事要說以堅帝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

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

獻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

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鑑祿莽

閻梁之亂為萬代法帝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

吏帝仰觀殿屋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

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

罷象元流元振大駭事秦朝何不爭

御史受旨彈人

說可罷矣

方士有功乎君又有

功于相其
亂必矣

察帝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
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帝
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大體

冬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
監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姚崇為相

元之避開元
尊號復名崇

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

崇此舉亦
是

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帝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
心之疾非足疾也帝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

說為輔臣密乘車入王室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

為刺史

甲寅 二年春正月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帝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

既知倡優
雜伎不宜
濶太常而
又置黎園
宜春院已
知其不終

隸太常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

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疆丁削髮避役姚
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

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帝從之沙
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
尼道士往還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復徙青州卒

尹起莘曰韋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
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即遭貶黜畧無少
恕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
求既不論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
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畧不念其有功耳

夏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帝素友愛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禁中設五帷與
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帝親為煮

藥回飈吹火誤焚帝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飲
此藥而愈鬚何足惜羣臣以成器等地逼地位逼近也蓋宋王

成器乃嫡長當立故曰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

州成義領幽州成義帝兄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

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

竝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

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後帝使御史楊範臣入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帝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作興慶宮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

棠隸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之意南曰勤政務本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賞賚優渥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真

日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乙卯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

玄武護功致成花萼之美

姚崇寓西極寺后朝士以此為高者亦非體也何不檢其子及主書勿受賄之為愈乎

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丙辰四年春正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帝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山東大蝗

山東蝗大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

捕蝗何足為宰相功

奇異

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帝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帝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夏六月太上皇崩

冬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帝將幸東都以

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歸訴于帝帝益重璟

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突厥默啜自

則天世為中國患至是默啜擊拔曳固為拔曳固所

斬拔曳固居嶺北即拔野古時子將郝靈筌使突厥得其首子者人之

嘉稱將者官稱也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

者競生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

疾○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璟善守法二人志操

不同然協心輔佐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

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

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禮遇殊卑薄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

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

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太廟四室壞時帝將幸東都以問宋璟對曰災異為

戒願且停車駕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

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帝喜遂幸東都

命崇五日一朝有大政輒訪焉

唐有左遷
贖志而卒
者有抑賞
痛矣而死
者

誦役寃平
刑罰清省
百姓富庶
三語真相
事

姚崇富貴
心又動
時有褚無
量直諫

秋九月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又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多以險詖相傾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戊午六年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終綱目行此禮者開元

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罷

優人可斬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又疾負罪妄訴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音跋旱神也狀魃之形狀也戲於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帝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寅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

以小事罷賢相無一人評者

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爲之乎基教也姚崇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史論賢相姚宋竝稱姚非宋公比也必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辛酉

九年春二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以融克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文相

秋九月梁文獻公姚崇卒○以張說同三品後兼中書令

以王君奭爲河西隴右節度大使三郭傳名郭知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卽知幾也

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說陰所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壬戌

十年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

以史許人者可斬

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始募兵克宿衛

罷神宗額兵而益募兵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
寢以貧弱逃亡畧盡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
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

所募之兵即所罷之人其多寡

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分次更替上謂宿衛下謂歸家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府兵唐初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天下既定改驃

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後太宗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存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墮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

癸亥 十一年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抄寫卷帙與聖學何益陸堅未嘗不是

帝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冬始置長從宿衛

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役使

甲子十二年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廢皇后王氏

冬十一月學臣請封禪時張說首建此議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更命長從宿衛為彍騎彍滿張弩也十人為火五

火為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帝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冬十一月封泰山○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毛仲為開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

爲羣望之如雲錦故特加爵
車駕還至宋州

帝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

外已殺日餼
生曰牽

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

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
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
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
酒賜之

十二月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帝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

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
中決定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世受讒言不信有司
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
穀之數不問鬪歿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
之事乎帝雖不卽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丙寅

十四年夏四月張說罷

罷中書
令也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

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帝怒張說言曰吐

張說之言
可思

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
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帝曰俟與君奭
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
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人討之會吐蕃寇
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破
之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帝由是益事邊功
十六年春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嘗遣中使
訪之

改曠騎為羽林飛騎

巳十七年夏五月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帝八月五日出生日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
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百官宰相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及在
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尋坐事
貶歿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

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

選勝行樂

擇

勝槩去處帝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

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罷官謂罷劇就閑者也若干不拘多少爲一選

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冬十月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

辛未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時帝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

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怒貶遠州賜死

帝躬耕于典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

備十哲

左廡張良田穰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右廡孫武子管仲樂毅諸葛亮李勣范蠡

以

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尹起莘曰玄宗喜事邊功置太公廟兵戈之兆自

此始矣

癸酉

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

以王丘之薦也

休為人峭直

峭峻

不干榮利帝或宮中宴樂及後苑

遊獵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帝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

舊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

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

稷耳非為身也

嵩休尋罷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

劉友益曰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

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諸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其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慎矜出納稱職帝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

繁矣

甲戌二十二年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

令李林甫同三品

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帝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帝芟麥於苑中

帝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之艱難耳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

初帝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帝泮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

鹽場倉

鹽車路

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餽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

相州刺史韋濟薦之帝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帝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季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帝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

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帝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

置病坊

禁京城旬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帝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蔦。于蔦歌名德秀所作帝聞而嘆曰賢人之言哉帝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丙子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

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穰苴將齊

出師莊賈後期斬之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二寵姬為隊長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帝惜其才

官人笑斬隊長以徇

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

於法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帝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王衍識石勒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枉害

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初名阿鞞山

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

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

宰于者史姓宰于名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

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帝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

此 聖史事始

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初爲河西判官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克實器械精利帝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

納言惟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

河湟二州並涼州地

名

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帝曰但加實封可乎對曰

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

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李林甫曰仙

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

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

仙客同三品

初帝欲以林甫爲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

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不從時帝

在位歲久漸恣奢慾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

甫日夜短九齡帝寢疏之以耀卿九齡阿黨竝罷政

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九

齡旣得罪朝士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謂諸諫

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

不見立仗馬乎飛龍殿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三品料一

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出為下
邽令自是諫諍路絕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
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凡為帝所厚者始親結
之及執位稍逼輒以計誅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
術者世謂林甫口有密腹有劍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帝怒杖殺之李林甫言子

諒九齡所薦乃貶九齡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帝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太子嗣謙改名瑛皇甫德儀

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

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

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

惠妃惠妃泣訴于帝帝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三子

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

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

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與公為之援宰

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九

小處放一
着九齡所
備之時也
身退而一
日殺三子
可鑒已

齡訖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
構異謀帝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
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廢瑛瑤瑒為庶人尋賜死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得
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
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
客關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獄院
由來殺氣太甚烏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

以幾致刑措表賀帝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范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
讒諛得志天理滅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

流人物故書官書
爵書謚以表之

戊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璿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帝立壽王瑁帝以忠王璿

忠王浚改名璿年長

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力士請
其故帝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
帝曰然力士曰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帝意遂定

及立定十
四侍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秋九月册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脇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卒爲邊患

己卯

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南向坐被王者服追贈弟

子爲公侯伯

庚辰

二十八年春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謚文憲

帝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辛巳

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帝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

得之於蓋屋迎置興慶宮

秋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帝左右至平盧者祿山

皆厚賂之帝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克平盧軍

使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二月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

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堅太子妃兄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

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

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堅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帝

以為能故擢任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以羣馬食營州

帝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

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

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帝擢其子奭為

首祿山言於帝帝悉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

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曳引也即拖白也

於是二人皆坐

豈付史館
遂為套數
嗟乎目無
史耶目無
天耶

貶

甲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乙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帝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

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成藥

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湏收此自守

護羣臣表賀

劉友益曰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為

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繼是而有妙寶真

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未幾復兼河西隴右

節度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

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

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

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

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仁亶即張仁愿

秋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為妃潛內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投鞭中外爭獻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帝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帝

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帝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縑而獻之帝遽召還寵待益渥

九月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叛祿山討破之

冬以王鉞為京畿採訪使

初鉞為戶口色役使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務在聚斂帝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鉞知帝旨歲貢

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帝厚遇之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

太守

小人相傾乃其本色而意在專政危嗣可誅也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爲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帝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

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帝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

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

離昏

未幾堅與惟明皆賜死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夏四月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程府柔佞抱案書名起于希烈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帝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卽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丁亥六載春正月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帝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帝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帝以爲信然益愛之帝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幃置榻侍坐命楊鈺娣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帝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帝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

冬十一月以哥舒翰克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初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

哥舒虜復姓李

光弼爲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帝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勅徵忠嗣入朝委

特重

三司鞫之。帝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寬宥。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帝感悟，乃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京兆尹蕭炅薦法曹吉溫，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釗貴如從兄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

冬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指撻使之，奏劾付溫，希奭鞫之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垆高力士常保護于帝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冬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人爲左右翼也。旁翊也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相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此法最善
林甫懼也
嗣入相蓋
奸臣所憚
也

子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故帝終親任之帝從容謂力士曰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執已成誰敢復議之者帝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以貴妃從兄楊釗判度支事

釗後賜名國忠

釗善窺帝意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帝呼之為姨出入宮掖竝承恩澤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與鈺錡五家凡有請託

府縣承迎峻於制勅四方賂遺惟恐居後第舍壯麗
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爲
號國尤爲豪蕩

丑巳

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
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克初古今罕儔故帝帥羣
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
無限

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

今日兵死
而糧尚存
是利兵死
而剝國之
財也

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
壞灰亡不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假人役使
如奴隸其戍邊者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
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
奏停之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
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
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
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
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尹起莘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

寓兵於農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况曠騎之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庚寅九載春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帝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

安祿山入朝

南詔反陷雲南郡

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大敗僅以身免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功

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時祿山入朝命有司為祿山起第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克初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

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襦祿
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帝聞後宮喧笑問故左
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帝自往觀之喜賜貴妃
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
出頗有醜聲帝亦不疑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祿山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帝
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

壬辰

十一載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楊國忠誣以謀反削爵剖棺

帝晚年自侍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

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
合帝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
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
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
養成天下之亂帝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彊辯輕躁既為相裁決幾務果敢不疑公卿莫
不震懼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
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
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張彖明哲
不可見

甲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初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帝使召之祿山即至見帝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帝益親信祿山祿山辭歸范陽帝解御衣賜之祿山驚喜恐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帝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

夏六月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不出于朝
士之口而
由于方士
之口乎

乙未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同平章事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極言祿山反已

召為相亦
味必至

有迹所請不可許帝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忠見素
言于帝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
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晦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
東節度則勢自分矣帝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
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
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帝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
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二千匹每匹執鞵夫二人遣蕃將二十

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達奚復姓奏請諭祿山

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帝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帝托以它事撲殺

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

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帝待之厚欲俟帝晏駕

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

其速反以取信于帝祿山由是決意遂反於范陽河

北州縣望風瓦解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

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帝問以討賊方畧常清

如此

得

請詣東京募驍勇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帝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東橋爲守禦之備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十二月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

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

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河北郡縣皆

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郡二十有四曾無一人義士耶

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

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時祿山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

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

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

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杲卿

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命藁城

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

起病廢之
將可鑒

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綱鑑要編卷之十六

芝臺陳仁錫 評 仲飛林夢熊 校

明毅山于慎行 摘 稚通張睿卿 輯

心謙陳臣忠 纂 林然陳 森 叅

玄宗明皇帝下

丙申十五載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

顏氏一門
歿節者三
十餘人

等送洛陽安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
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瞋目罵
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
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
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
反耶祿山怒并履謙尚之尚別內至其骨也二人比死罵不
絕口

二月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為長
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

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雍丘令令狐
潮先已降賊引精兵攻之巡帥千人開門突出身先
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退明日復進巡束藁灌
脂焚而投之賊不能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光弼郭子儀兵馬使也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真
卿欲與之眾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乃辭之
萼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

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
必有所繫托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
大驚遽以兵六千借之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子欲何
爲萇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
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
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四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
後帥諸同盟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
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
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兵
會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

克魏郡軍聲大振

夏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
河北十餘郡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時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
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
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帝趣翰進兵復陝洛翰
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
守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子儀光弼亦請

一不用郭
李取范陽
策一不用
李泌以西
北除巢穴
策一不用
郭李而用
魚朝恩
不用子儀
副庭王而
用僕固懷
恩遂指河
北與賊可
奈何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常山反又
疑潼關失
守唐共定
反哉

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國忠
疑翰謀已言於帝謂翰逗留將失機會帝遣中使趣
之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
戰敗軍潰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執翰送洛陽
祿山以翰爲司空

于文定曰祿山之入陝路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
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
扼江淮之衝祿山止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
求逞惟有潼關一路耳哥舒翰以二十萬之師盤
據其要何止一泥丸之乎身乃不復守者楊國忠

爲之也使玄宗能用李郭舒翰三人之策賊如在
四面網罟中魚耳乃國忠疑翰以請令進師趣戰
至使項背相奉翰不得已拊膺痛哭引軍出關而
二十萬之師遂爲魚肉矣以一邪臣之害坐失萬
乘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帝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
蜀帝然之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宦官宮
人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帝猶未食國忠自市胡
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絢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帝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千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帝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帝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帝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帝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

于文定曰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讖乎天子一怒千里流血娥眉一笑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入蜀之時皇孫妃子多不能從杜詩哀王孫之語實錄也馬嵬之變

視貴妃之歿而不能救所謂不能克之不足以保

妻子耶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帝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鞆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兵召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討賊克復二京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倓

馳白帝帝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從太子又宣旨欲傳

位太子太子不受

倓倓皆太子子

帝至扶風

帝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帝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

昏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

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茆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

之蜀路阻長郡縣偏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

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

日與卿等訣別可其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

其意皆欲從太子

可為傷感

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帝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長安既陷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帝得安行人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太子至靈武

朔方郡今夏州

朔方留後杜鴻漸河西司馬裴

權署則可即位誤矣

冕等請遵馬嵬之命不許鴻漸等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願殿下勉徇眾心為社稷計踐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隱居潁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

君臣相知可以做事

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無大小皆咨之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乃止

上皇至成都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

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夕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灰土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遯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遯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竝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左相韋見素平章事房琯奉傳國寶玉冊詣靈

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

北狄馬上之聲亦軍

中樂馬上奏之

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河西節度

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篇凡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終引聲益緩

又教舞馬百匹

啣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

既克長安命搜捕送洛陽祿山宴群臣於凝碧池盛

奏眾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

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

支解之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

元帥長史

將相不如一樂工

倭亦能辨

入所不敢

泌固難肅
宗更難

建寧王倭英果有才畧帝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
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
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
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
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
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
倭聞之謝泌曰此固倭之心也帝與泌出行軍軍士
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帝聞之
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帝曰朕
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遣使徵兵回紇

回紇遣葛邏
支將兵入援

冊寶至自成都

韋見素房瑄奉上寶冊帝不肯受曰比來中原未靖
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帝不許寘
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帝素聞房瑄名虚心
待之瑄見帝言時事辭情慷慨帝為之改容由是軍
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
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姊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
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姊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
庫吏以賞戰功帝遽從之建寧王倭泣於廊下帝驚

知人難

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
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帝欲以良娣正位
中宮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
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良娣由是惡
泌及倓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
一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
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于文定曰李鄴侯唐之子房也事肅宗于靈武調
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
君以道長善救失有古大臣風如止肅宗發林甫
之塚以安君親又止立張良娣為后以待上皇之
命二事使聖賢處此不過如此惜乎武德貞觀之
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于授受也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
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問
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秉筆決斷政
事承上旨
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于文定曰唐時相權本不甚重首揆亦不得專惟
林甫顯橫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

莫之敢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耳秉筆承旨旬日而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敝之善方也

冬十月以第五琦為山南等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因言於帝曰晉

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

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帝由是疎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許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

將安守忠於陳濤斜瑄效古法用牛車戰賊順風鼓

譟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四萬餘人帝怒李

泌為之營救乃宥之待瑄如初帝問泌今敵疆如此

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范陽此

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

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思忠

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

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

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

三有隙是

說文倚偏引也國語注從後曰倚又廣韻牽一腳也

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于奔命來春復命建寧并塞北出并依也與光弼近也南北倚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者不復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帝悅于文定曰進明之論房瑄其意則私然比瑄于衍則不易之見國家艱難之秋須得持重深識之人可以濟事若以喜事之心附以好名之黨必無幸矣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在位七年

丁酉至德二載春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與嚴莊謀夜遣閹豎李猪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遂歿慶緒即位

殺建寧王倓

帝謂李泌曰今欲立廣平王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辯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帝賞慰之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陰附張良姊建寧王倓數

靈武即位
張良姊

直殺廣平
王貽恨于
古

于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倭謀害廣平王帝怒
賜倭歿倭懼謀去二人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
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陽
與遠兵合賊悉眾逼城巡督將士苦戰遠謂巡曰遠
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
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戰鬪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
遁

二月帝至鳳翔

時隴右河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李泌請

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竝塞東北取范陽除其巢

穴則根本永絕帝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

矣安慶緒尋使史思明守范陽

皇既還
不朝西內
采總長
吾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九齡
先見遣使至

曲江
祭之

劉友益曰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

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

後之思也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

清溝敗績

賊安守忠遊兵至太和關鳳翔大駭帝以子儀為司
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
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
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
請自貶以為左僕射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
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及清溝
之敗復以官爵救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
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
器之濫至是極焉

勢見朝廷之法

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
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
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
帝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
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帝然之

節如南渡諸公門無雜賓往往為小人所悞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時許叔冀在譙
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張巡乃
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

號王巨以牛根給二郡是棄糧之罪浮于名賞

房瑄用叔
冀千古痛
恨

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
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
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
初房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叔冀為
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
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
襲也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帝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

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遣其子葉護等

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

將兵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

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

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賊將十萬陳

于其北李嗣業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

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

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

大潰其將安守忠等夜遁大軍入西京初帝欲速得

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

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

存粹不詳
有從後復

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同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澧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倂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帝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倂整衆入城百姓老幼歡呼悲泣倂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于文定曰肅宗恢復固李郭之功亦真卿張巡之力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于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于睢陽而

遏其旁出彼安史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掠境土徘徊孤城無所倚傍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于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帝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

啖姓
瑤名

庭召李

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帝驚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

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
 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泌因請去帝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
 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帝曰何謂也對曰臣遇
 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
 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曰且眠異日議之對曰陛
 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每朝
于殿
下設香案羣臣奏事於前起居舍人二員秉筆夾案分立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
 也帝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辦預
議也對
 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

且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
 下既安臣敢言乎帝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
 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
 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欲用
 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
 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
 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
 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
 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

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
賢亦廢歿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
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陛下已
一摘矣慎無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時廣平王俶
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
帝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帝
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
樂下詔定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于文定曰李泌之于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祿
山據洛陽泌建議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儀自

馮翊入河東則史安不敢離常山田張不敢離長
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使畏首畏尾疲于奔命大
軍四合必成擒矣肅宗不能用其策而爲張良姊
李輔國所間卒致兩京再失亂畧未過可勝恨哉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歿之

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人知
必歿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旣無以報陛下歿當爲厲
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
貫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遂殺

之生致遠於洛陽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變態不常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人自爲戰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戰所爲士卒倡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

尹起莘曰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于睢陽未幾亦死于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見其均爲死節之臣耳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官軍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賊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安慶緒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等而去許遠歿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乃聽之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于文定曰玄宗見避位表傍皇不食欲不歸見羣臣表乃大喜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

此出處之義非踪跡之奇也

力也天下事理本不難料有意識人極看得到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保鄴郡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即日幸興慶宮帝累表請避位不許

以良姊張氏為淑妃

史思明以所部來降安慶緒忌思明之疆欲圖之故降

戊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射輔國依附張淑

妃勢傾朝野

一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廣平王俶改封成王

六月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誅

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勸帝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帝從之會

謀泄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秋七月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八月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

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

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

此始

冬十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禍端

藩鎮僭亂之本

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帝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推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立之

七年二月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慶緒遣使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兵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涇陽遙為慶緒聲援慶緒堅守以待思明而諸軍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

有先鋒有後殿亦似成列而出何派擲也

思明乃引兵趣鄴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節度各潰歸本鎮上表請罪帝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時慶緒請與思明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

營思明殺之

以李峴李揆同平章事○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勅處分

李輔國自帝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

肅宗當報難之日

綱鑑要編

卷十六

肅宗

二十二

敬于婦人
作此等狀
可嘆

兩相不兩
月于載帝
王流
李揆不終

郭恩潛郭
元載潛李
一也而兩
臣居心異

用濟不終
可惜

專掌禁兵宰相百官皆由輔國關白口為制勅付外
施行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
帝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
狀帝感悟制停口勅處分輔國由是怨峴未幾峴坐
事貶為蜀

州刺
史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以李
光弼代之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
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
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
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光弼尋殺之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
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

朱泚州

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城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降之思明乘勝攻鄭州光弼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能守之乎遂謀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致死擊之賊眾大潰思明遁去

用曰孝德

庚子 上元元年夏五月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兌度支鑄錢

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未幾司農卿巖莊告其矜功怨上貶為通州刺史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上皇居興慶宮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帝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帝不聽會帝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帝請罪帝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力士流

江克勸武
帝殺太子
輔國勸肅
宗殺其父

巫州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暈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既而帝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後帝稍寤欲誅輔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

所沮事竟不行

胡寅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是以此策可施今乃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方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辛丑

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

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帝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復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朝義思明長子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

綱鑑要編

卷十六

肅宗

三五

清至是使朝義襲陝朝義數敗思明欲斬之故朝義謀殺思明使人至范陽殺朝清與部將駱悅縊殺之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巴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帝大悅輔國銜之

于文定曰以天子之勢而制于家奴之手勾陳左右隱如敵國門生天子禍權輿于此矣

九月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以禳祈也

建子月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一經
劉元載
又遺元載
手

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討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帝朝太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

朝

綱鑑要編 卷十六 肅宗 三十九
寅壬 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之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廼以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帝不豫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

害主將吾為宰相豈愛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雲京聞之亦案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去蕭華易元載皆輔國主之

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太上皇崩 年七十八帝寢疾哀慕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弑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帝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又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



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
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
告輔國輔國勒兵遷后於別殿明日帝崩輔國等殺
后并係

太子豫即位

輔國恃功益橫明謂帝曰大家但居禁中

天子以天下為家故

親近侍從稱大家外事聽老奴處分帝內不能平以其方握

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輔國權密請帝稍加裁制詔罷中書令
而進其爵

劉友益曰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
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譏之宦者封王
終綱日一而已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
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忠志祿山假子

一時帝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回紇起兵至三城見州縣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帝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帝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

止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與僚屬往見回紇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殞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諸軍發陝州數道竝進至洛陽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并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烟光累旬不滅朝義奔

莫州

于文定曰唐借回紇再復兩京功非不大及詳其實不過諸道之兵倚先聲以寒賊膽引威望以鼓軍心故所向無敵爾未必回紇之血戰也至賊巢已傾紇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至折辱王親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于夷亦何益哉後世借夷兵以靖邊者可不戒乎

盜殺李輔國

帝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

不書盜亦

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

于文定曰張后得罪上皇法所當誅然非輔國之所得弑也輔國賊殺母后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當殺也殺其母而樹功于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手于盜無紀法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冬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丁奉曰郭公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裨裨乃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幾乎同升諸公之義惜乎懷恩之叛多負其盛德也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 在位十七年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懷僊

范陽節度使也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薛嵩為相衛邢洛貝滋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

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

使時河北諸州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

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因而授

之

范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

也

于文定曰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

北自為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

于是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李正已各為節

度使收餘黨擁強卒數萬治兵完城置署夷將不

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朝廷不能制也代宗

時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藩鎮仍自河中始

使能用其言何致坐失兩河之地耶相臣元載杜

鴻漸何無一言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眾所過抄掠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
置頓。安置宿頓之具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

將至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
令者君自戮之燧取灰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
回紇相顧失色皆拱手遵約束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時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流播州賜死眾

推兵馬使梁崇義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書留後始此

夏四月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擅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溪易為成德軍

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

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勅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

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

郎劉思立奏進士加雜文。所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賦各一篇文

賦通而後試策第五條三試皆通為第一明經加帖括。所明經帖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

他有差帖皆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又令舉

為通問通而後試策三條三試皆通為第一

人投諜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
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

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玄宗遵重道教。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懷恩構隙。中使駱奉仙至

雲京不終

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帝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興兵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歿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帝遣使喻旨。諷以入朝。懷恩以畏歿為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

無備至此

此時魚朝
恩自陝來
迎駕此禍
根也

內元帥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
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
蕃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
入奏請益兵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帝倉
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
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蕭然一空子儀
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
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收兵合
四千人泣諭將士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泣受約束
又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

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

姓又詒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子儀特為
中書令故

稱令吐蕃惶駭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京

畿遂安

胡寅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
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自李光弼以下恃功
負氣夫豈堪此子儀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
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神仰貫日月而度量宏
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于文定曰祿山未過潼關玄宗即出幸蜀吐蕃甫

至郊畿代宗卽出幸陝鑾輿一動都邑蕩搖賊衆
鼓行如過枕席矣如宋時契丹之寇若從王欽若
陳堯叟之言出幸吳蜀則南渡之勢不至靖康而
成矣關中四塞非弱于汴京之四達二夷之兵力
非盛于契丹之掃境而安危之機成于頃刻是以
觀寇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元禮魚
朝恩程元振掌兵于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鈞于朝
寧雖有郭李之將能効死力而不能出定謀卽寇
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而已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柳伉

帝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
者太常僕士柳伉上疏以爲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
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
此而兵不至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帝
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流
漆州

十二月帝還長安

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帝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

於此王甫爲京兆尹
暴橫子儀斬之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綱鑑要編 卷十六 代宗

三十五

若幸出奔
則歸乃有
此舉雖存
小節用也

二年春正月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帝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
真卿諭之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責以忠義使之赴
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
不能釋衆召之肯至乎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
不戰而服也時李抱玉從弟抱真爲邠州別駕知懷
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
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
彼皆不召而來矣帝然之

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
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
變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
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
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
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以王縉同平章事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漕運者自江淮抵梁洋道險

勞費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晏疏浚汴水每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歛以夏秋時又以

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光弼不終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反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自

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徧禪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不戰而退
及攻之則
不克此常
日虜情也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列與裂通車裂也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請往解之至晞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常侍謂晞也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還鎮河中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經路練兵

抱真以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謂總閱試武備也行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由是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夏四月以裴諤為左司郎中

裴諤

河東租庸使裴諤入奏事帝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諤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不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帝謝之拜左司郎中

好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
賜名正巳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
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
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巳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
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至資
聖西明寺講之

于文定曰自武后奉佛以來至代宗時元載王縉
杜鴻漸為相皆好佛代宗深信之至講仁王以禳
之寇去加賞此謂折衝經頌之間運籌幢鼓之內

也不亦愚乎佛骨一表砥柱狂瀾矣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
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眾入寇又以朔方兵繼
之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吐蕃十萬至
奉天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
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
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涇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
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反邪今屯軍如
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

劉給事

着看爲國
亦着者審
已故能兩
全

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吐
蕃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
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歿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
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
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
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
下也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
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歿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
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
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

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
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
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
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
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
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
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
掠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
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

羅曰既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淡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及帝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

帝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辯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

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漸成孤立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

易鼎卦有口鼎折足覆

誅 一工緝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于文定曰朝恩竟為載所誅驗矣荆卿謂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險機械其狀乃爾非五情之正也

丁未 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帝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帝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

傳二子
管不第

之囚賧入待罪帝曰鄙諺有云不痴不聾不爲家翁
見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賧數十

戊申 三年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

泌至復賜金紫爲作書院於蓬萊殿側帝時過之軍
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
留後

巳酉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
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

任令公則
可宋璟必
不來矣

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
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
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
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衆恩懷光
之變朝廷
負之也

初僕固懷恩死帝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
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
郎李渙送之

庚戌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每奏事以必允爲期元載

元載憂從
邊將告變

者亦數矣

宰相理財

奏朝恩專恣不軌帝令元載謀殺之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秋七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元載既誅朝恩帝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帝以其任政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淡戒之載猶不悛帝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尹起莘曰李泌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

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于文定曰知李泌不容于元載而匿于外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姦八年而後誅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載自決夢卜何人之能間兩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須優柔不斷何能保泰持傾以固不拔之業哉

六年秋八月以韓滉判度支

滉休之子也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歛之法人不

子 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克
七年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
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間殺之眾未知
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
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
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癸 八年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
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

甲 請以席裹屍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帝召見其言
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寅 九年秋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請入朝詔赦其罪
承嗣竟不入朝復命討之承嗣
上表謝罪帝亦無如之何釋之

丁 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帝欲誅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
不軌者帝命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鞠之
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法有首從宜更稟進

夫察之謀

有體

用人

常亦有執

止。亟。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未。幾。帝。召。李。泌。入。見。語。以。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對。曰。陛。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

騶。從。謂。車。馬。及。隸。卒。也。又。養。馬。人。名。曰。騶。盛。衆。也。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

第。舍。宏。侈。亟。毀。之。開。元。以。來。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可。辭。祿。

秋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戊午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巳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

常袞言於帝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晉畏元載
今又畏誰
媚嫉

二月田承嗣卒以其侄悅為魏博留後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

留後尋命為淮西節度使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袞為政苛細不合眾心時羣臣朝夕臨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祐甫與袞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帝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帝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元載王縉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推薦引拔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帝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帝以為然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
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
異木何益於人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
馴象帝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
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
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

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帝素
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
及纜七百匹帝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
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帝素聞滉倍克過甚
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權鹽以佐軍用
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
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
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

六月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已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帝悅從之正已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八月以楊炎同平章事

帝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帝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

沈既濟上選舉議

以偏聽下相亦不推誠處

徐選

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舉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冬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

官官掌之由是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
宦官蠶食其中牢不可動楊炎請出之以歸有司帝
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于文定曰德宗即位從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
舊式天下翕然稱之初政之美可謂英誼矣已而
瓊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慘几于喪國又何其
不承權輿也

德宗皇帝上

名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庚申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玄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

兵起賦歛迫趣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楊炎建議

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

人戶無主客

主土著也客不常居也

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

十六

為中二十

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

之一居人之租秋夏兩徵之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總

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帝用其言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楊炎與劉晏不協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
分奪其權今宜復舊帝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
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

炎誠所收也炎為元誠報仇

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舊制

二月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元載請城原州尋以得罪事寢至是楊炎奏用元

載遺策城原州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為邊備尚虛

未宜興事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卿使邠寧節

度使李懷光兼涇原尹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詔下涇州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

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

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

城原城屯田是該做題目但此時非所急耳

田悅以家財逢君之喜炎以粟城逢軍之怒

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

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之文喜尋據

涇州作亂詔泚與懷光討之涇州諸將殺文喜以降

尹起莘曰楊炎怨秀實徵置散地用泚代之私也

以秀實忠幹使在涇原則他日無涇卒之變矣

夏六月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

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從之後果有朱

泚之變

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用懷光而殺五將何利乎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
怨望炎證成之帝密使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初安
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
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
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
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
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
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悍精彊至於勾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
牒不得輕出一言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

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爾
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食不滿也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
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不待
困弊流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戶口蕃息晏專
用權鹽法克軍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以出鹽
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
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
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
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晏以為江汴河渭水

深計大度
可將可相

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
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晏於
楊子名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請損之晏曰論大計
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當
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異日必有減之者減
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
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
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
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胡寅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而其言有不
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
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
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能足國不免於誅歟何耶
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
怨起怨積則禍生矣

冬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
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弟立受
於東序如家人禮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

初寶臣與李正已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歿寶臣力為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帝不許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

于文定曰魏博拒命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其衆承嗣奉表請束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國共圖有終則西河之勢未至跋扈而為中使馬承倩責賂罵詈致寶臣慙悔王武俊復以釋寇

為已資承嗣因間使客行說使鄆恒柘攻釋魏之憾而寶臣遂翫寇不討與承嗣矣垂成之功廢于一旦入穀之虜出而復張是人者何物哉

以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帝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於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洛

願本

六月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

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崇義敗死傳首京師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

亦是習氣未除

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按中書令

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婚

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

而已領點頭也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

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

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秋七月以張鎰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

救田悅

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時詔朱滔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

遣使說孝忠舉易州歸朝廷孝忠從之以為成德節度使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盧杞譖炎有異志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三年春正月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

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惟岳發兵

托好邪小易尊也

李惟岳

圍束鹿朱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念惟岳歸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忌欲使誰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武俊擊趙州又使其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棧隸幽州

時朱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

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

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未肯奉詔

田悅遣判官王侑說滔曰今帝欲清河朔不使藩鎮

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

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

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郢說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

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

略同誰不憤悒今又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

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

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郢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

朱滔反

有微

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朱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且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

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戰於愜山敗績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帝從之又括餽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

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于文定曰此與靖康人攻汴括京師金帛以奉虜營下至倡優簪珥無不搜括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都城空大都輦轂之下必富商賈以爲膏腴平時文物華靡可飾太平萬一國勢至此卽出孤注下策猶可救須臾之急乃以法家文吏動有劾謫使之不得安業將何所恃乎夫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飢人相囓緩須臾之死幸耳并此無之坐而待斃也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兼鳳翔節度使

泚友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其兄涇原節度使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帝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謝罪帝

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帝以

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爲

帝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班秩已非

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帝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

必以臣貌寢貌不揚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

帝乃顧鑑曰無以易卿鑑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

因再拜受命帝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

遂

何不早去
記計殺張
鑑

時政聲藹然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冬十月以曹王皋為江西節度使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

稱趙王納稱齊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

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

李希烈軍執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

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顏真卿宣慰之

初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

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

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其人也

帝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許

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

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令退館而禮之朱滔等各遣

儒厚改為儒雅何足難真卿不如是不見真卿意人乃正人知已耳

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遂○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歿○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歿○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夏四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軍興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帝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

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
 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則居重馭輕
 之意明矣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
 兵斷出關外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京兆馮翊扶風唐改為關內道徵發
 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何以備之臣願
 追還神策六軍及郎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
 發仍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

二者皆人
之所積

軍旅三
人之給安
可繼哉

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
 發至澆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餽眾怒蹴
 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保安能
 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
 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師初神策軍使
 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
 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
 市廛為販鬻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
 賊斬關而入帝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公主自
 苑北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嘗為元

有天下者
選禁兵取
是第一事

性中有此
急者

詐

衆如公輔
言

樊人

帥廢居京師心常怏怏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
 請召使從行帝曰無及矣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
 金帛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
 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泚入宮居含
 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帝至咸陽思桑道茂之
 言乃幸奉天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
 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
 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以開諭
 將士奉迎乘輿泚不悅後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
 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奪休象笏唾泚大罵曰

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
 其額泚殺之

朱泚僭號

自稱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漢聽源休之勸殺郡王王子王孫七十七人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帝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羣
 臣之罪也帝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
 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郵行者
 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
 并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

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城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泚百道攻城城撫諭士卒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賊乃引退懷光亦敗泚於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

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懷光素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帝當請誅之杞聞而懼言於帝曰懷光勲業社稷是

賴若使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帝然之詔懷光引軍屯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爲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上疏勸帝接下從諫帝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

躁妄豈能成事

贄疏似沮而繁

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奸人買弄今所致
致患害其失反在推誠諫官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
窮若有竒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贊以人君臨下當
以誠信爲本復上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聘辨給眩聰明厲
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悞
懦怯也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帝頗用其
言

曹王舉遣使貢獻

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

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時殺宦官
翟文秀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帝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

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
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帝然之故奉天所下詔
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帝又以中書所
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
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
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湮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
有不從者乎帝然之乃大赦下詔罪已四方大悅王
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詔皆復其官爵
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興元之詔
可為流涕

李希烈僭號

國號
大楚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
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帝即命去
其榜

二月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李懷光有異志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
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
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

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歿歿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

緒承

嗣之子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權知軍事遣使奉表詣行在帝以緒為魏博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始懷光方疆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走河中或勸守

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車駕至梁州

帝在道民有獻瓜菓者帝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若獻瓜菓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
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國
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菓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
哉帝居艱難中大小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
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帝心庇之贄極言
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
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
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
間立斬之

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

時朱滔攻貝魏久不下叅謀賈林爲抱真說武俊攻
滔武俊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
兩軍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敘國家
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
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

賈公三書
戰國策亦
無此文章

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
兄、歿、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滔、軍、於、貝、州、滔、遁、歸、幽、州、
未幾卒

劉友益曰兩軍相望尚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國
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
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鎮海軍節度使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
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
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

韓滉運餉
大功

資裝器用已克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
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
舉之湏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
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
及澁米至減五之四

韓夫人亦賢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
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曰天
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帝發梁州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守帝即位悉以

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

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

遷分典禁旅

丁奉曰德宗即位以來愛護姦臣姑息藩鎮至是

又寵任宦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帝疑之以問李泌

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

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退遂上章

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帝曰臣之上章非私於

滉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

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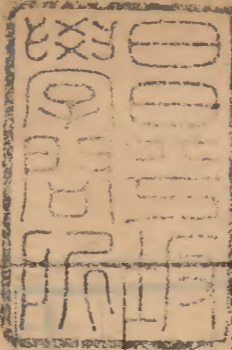
面諭韓皋滉之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

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皋歸覲皋至滉感悅即日發米

顏真卿死
李希烈殺

滉許李
韓滉兩人
俱當

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時魏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帝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南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綱鑑要編卷之十六終書之重

文化茂辰

